

乡村纪事



我们如何看待一株野草

裴黎光 文/图

图中的草,叫远志,是一种草药。远志的枝叶细细的,开蓝紫色小碎花,辨识度不高。它的药用部分主要是根部的肉质。挖回家之后,趁着没干,用小锤子轻轻锤打它的根,让根部的肉质和中间的木芯分离,剥落肉皮,晒干卖钱。

前几天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说,我认识的植物大多都是能吃的,其实还有另一类,就是药材。

太行、吕梁山里的植物,大凡有些药用价值的,我基本都能叫上名字。我走在山上,只要看到能入口和入药的植物,都会手痒痒,非采之而后快。小时候放牛,每天回来都是乱七八糟收获一堆。

靠山吃山的生活,让我们对植物的态度极其功利。面对任何一种花草树木,我们瞬间就在脑子里闪过几个问题——能不能吃?好不好吃?能不能做成什么物件?是不是药?值不值钱?要不要采(砍)?

给植物的命名,也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功用主义态度。但凡有点利用价值的,多以其作用命名,比如:防风、补血草、五味子、指甲花、捕蝇草、山葱、山桃、小蒜、荠菜……更多的则是以其形状姿态命名,比如:人参、连翘、柴胡、龙骨、鸢尾、鸡冠、蝴

蝶兰、覆盆子、穿山龙、流苏树……

直到有一天我想到“远志”这个名字,心里突然一震:我们居然还有这样名字的植物!这名字既不形象,又不功利,一株毫不起眼的植物,因为这个名字,瞬间显得超凡脱俗,甚至有些豪放派的诗意,这可真令我意外!

我们这样命名的植物少得可怜,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了茜草、景天、杜若这些。而且严格来讲,茜草也属于“功用派”。因为茜草在古代主要用作染色,它的根可以染红色,而“茜”字本身就是红色的意思。

还有两种草药的名字,飘飘然鹤立鸡群,用了两位古人的名字——刘寄奴、徐长卿。说到底还是“功用派”的延伸。

当然,有些植物因其形象殊异,成为文人雅士笔下歌咏描写的常客,渐渐也生出了诗意,比如豆蔻、芙蓉、酴醾、紫薇、梅兰竹菊,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符号里不可或缺的意见。

也并非只有形象殊异优美的植物,才能被赋予诗情。参差荇菜,食苹采薇,这些从我们中华民族童年时代就陪伴着我们的普通植物,也传递着中华文化强大的生活

美学。

老家山上有一种野草,就在清明前后抽苔开花,叶子和花苔灰绿色,花头是一个沉甸甸的疙瘩,我们叫做蛮疙瘩。在我们看来,蛮疙瘩这种植物既不能入口,也没听说能入药,根深叶大,影响庄稼,锄地的时候只要看见,免不了一锄头断送了它——我们从来就没觉得它好看过。

前几天回老家,和妻子在山野中闲走,看到撂荒的地里好多蛮疙瘩,一丛一丛正是将绽未绽之时,妻子惊讶地赞叹了老半天:山上竟然有这么美的鲜花!

鲜花?蛮疙瘩还能被称为“鲜花”?我于是第一次认真欣赏一株蛮疙瘩花,最后忍不住采了一大捧回来。

现在,这一大捧蛮疙瘩插在太原的一座房子里,静静地绽放着姑射山的春意,散发着沙沟村的清香。

把石头当石头,把野花当鲜花。一个超越了功用主义的民族,才谈得上是有精神生活和审美情趣的民族。

让我们把眼睛离开远志的根,去欣赏它细碎可人的蓝紫色碎花;让我们把补血草当做干花,把蛮疙瘩当做鲜花;让我们走在山野中,就像走在心灵的风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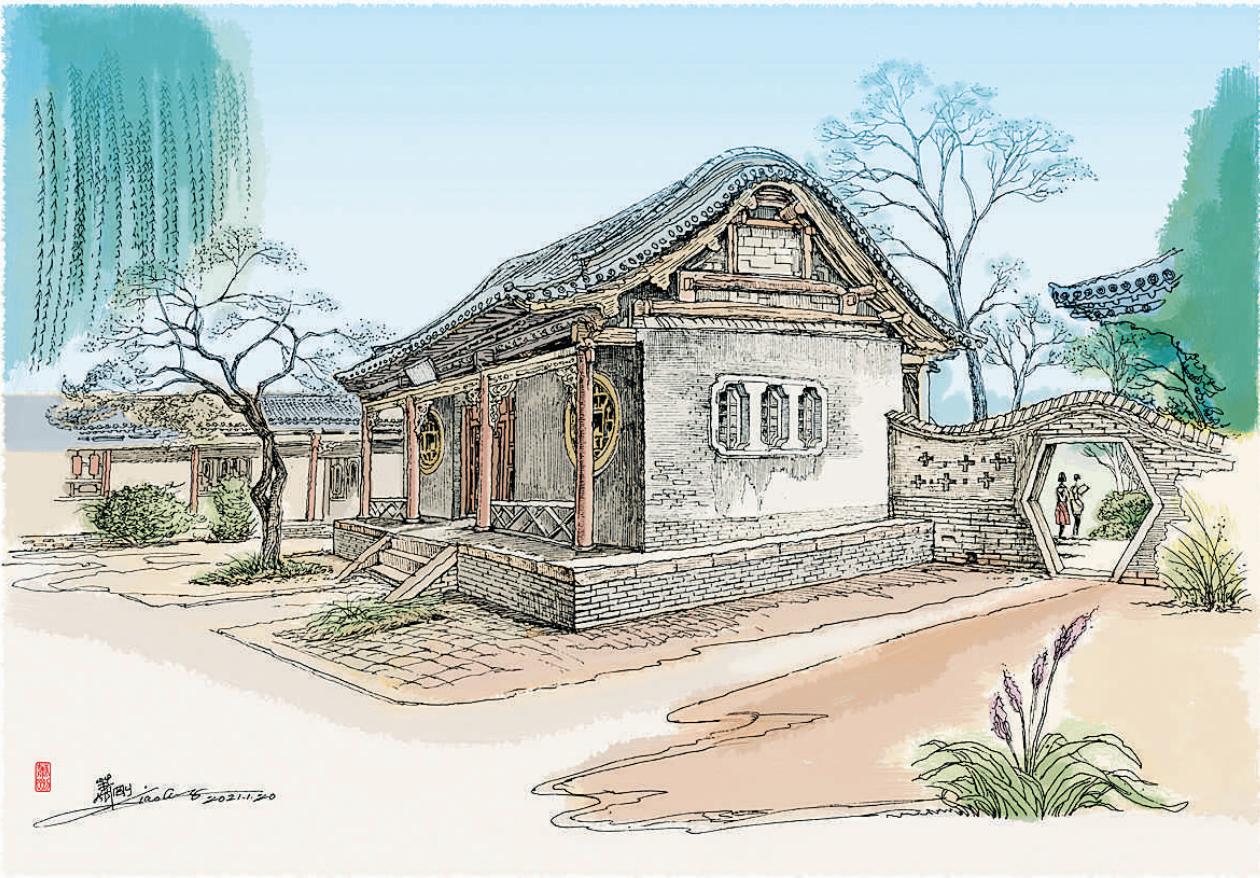
画说三晋⑬

大学校园里的卷棚顶建筑

萧 刚 文/钢笔画

山西农业大学是一所所有历史的学校,很多老建筑仍在正常使用,有民国范儿的,也有传统式样的。在绘制时,面对这个卷棚顶建筑,脑中浮现的是晋祠水镜台的前半部分,圆形券窗、脱漆红柱、沙岩石阶虽已老旧,却透着古拙之气,裸露在左右山墙の木结构如同一本展开的营造法式简版图册。我把这一面当成了主面绘制也属首次。

卷棚顶是中国古建筑中一种圆脊的屋顶,即将硬山、悬山或歇山顶之正脊作成圆弧形曲线,多用于北方民居、园林等建筑。南方常见的称“轩”,其室内天花也称为“卷棚”,是在弧形椽子上钉以薄板或置望砖,常用于厅堂、廊屋及园林建筑。



纪实

初见关伟,感觉他身材、个头和相貌与李双全颇为相像,只是更年轻些而已。其实,这是我的错觉,二人都穿白大褂,都一脸忠厚,都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二人相像的不是形貌,而是职业,或者说,二人给我留下同样的职业印象。

关伟是太原人,1979年出生,山西中医学院毕业后赴广州中医药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2007年曾短暂就职于广州从化中医院。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在广西读研,毕业后也去了广州。关伟是家中独子,父亲患有慢性肺炎,为了照顾父亲,夫妻双双返回太原,应聘到山西省中医院,关伟在呼吸科,妻子在乳腺科。近几年,关伟独立开展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和

介入治疗,支气管镜下透壁肺活检技术全省领先。关伟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间质性肺疾病、肺癌、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源性心脏病、呼吸衰竭等,担任呼吸科副主任后,又专攻呼吸危重症诊治技术,多次参加院内外会诊。关伟是全国第六批名老中医继承人、三晋英才、山西省中医院的后起之秀,省中医院派他出征湖北,便是看好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肺病及多次参与危重症患者抢救的临床经验。

1月26日,大年初二。山西第一批援鄂医疗队137人乘机离开太原,奔赴湖北抗疫一线。晚上8点45分,飞机降落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山西教育出版社

57

赵树义 著



《经络山河》节选

昔日灯火辉煌的“天河”,此刻仿佛一条“冻河”,繁忙景象不再,除了运载各地援鄂医疗队员和物资的包机,天上星辰隐身,停机坪上的跑道灯孤单而寂寞。机舱内静得可怕,机舱外静得更可怕,口罩上面的一双双眼睛仿佛天上寥落的星辰,凝重、沉郁,还有一丝焦虑。

连载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57

毕星星 著



《河槽人家》节选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分地,日子过得见好,农村管得也不那么严了,有一段她也曾跟上鼓乐班子“走事”,有红白事去唱戏,后来腿脚不便,也停了。近几年高头村组织戏迷活动,一个月三次聚会,有乐队有唱家,在这一块有些名气,翠翠说她不再参加了,老了,声音不好听了。

几十年过去了,岁月带给我们的变化让人伤感。小时的不晓事,早婚的摧折,经历了残酷,经历了凄凉,眼前这个女人,已经风烛残年。

翠翠喜欢说一句话:现如今你是啥人,我是啥人。我也没有成了啥,她也不至于成了啥,一路分开走过来,两条不同的路,终于还是把我们变成了不同的人。几十年后再聚首,越发觉得幼年的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纯净洁白,了无污痕。少年时代能有这样一段美丽时光,可遇而不可求。

翠翠说她一直想和我说话的。说起那些一次一次的避开,翠翠说她不好意思。几年前清明节小河岸,没有说成,翠翠说她后悔死了。说来真是的,就是那么几年小

猫小狗一般不晓事的亲密,竟然滚烫地烧灼了我们几十年,莫名其妙瑟瑟缩缩地总想躲着。现在我们都成了老人,感情的泉早已干涸,人生的差别也已经消除了所有误解与猜疑,我们终于有勇气坐在一起相对,面对过去,摊开岁月深处的收藏。眼前这样一个老妇,就是我爱过的曾经,这让我悚然一惊,又随之释然。人生,就是这样。

翠翠的院子里栽满了一园子菜,架起的有西红柿、黄瓜、西葫芦,地面上匍匐着倭瓜。侧角有一棵杏树,枝子也就胳膊粗,杏儿却是压满枝头。5月天,麦黄杏熟得正好,翠翠搭起梯子,摘了一捧又一捧,我在树下,她伸手递给我,收在篮子里。

随笔